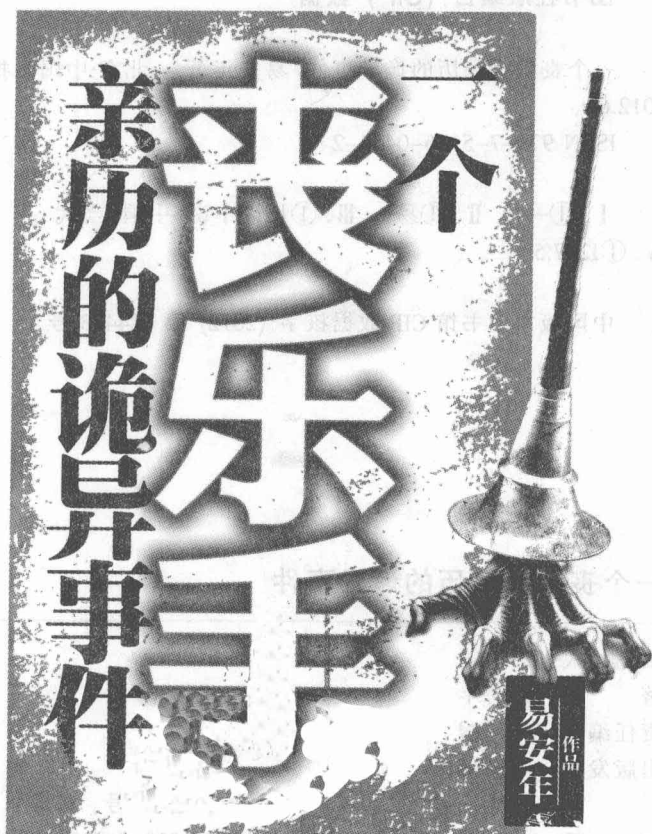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个丧乐手 亲历的 诡异事件

易安年
著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丧乐手亲历的诡异事件 / 易安年著. — 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146-0454-2

I. ①一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4483 号

一个丧乐手亲历的诡异事件

出 版 人: 田 辉

著 者: 易安年

责任编辑: 张 桐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16 开 (660×960)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454-2

定 价: 28.00 元



目 录

引 子	001
第一章 拜 师	004
第二章 棺中无人	016
第三章 婴 咒	084
第四章 择日而亡	151
第五章 无法入眠	208
尾 声	270



引子

我的爷爷是一位丧礼乐师。

他这一生都与各种民间乐器打交道——二胡、小鼓、唢呐……可谓样样精通。除了这些如今已经过时的民间乐器，他的生活中就只有死人了。这是他的工作，他无法拒绝。他每天需要做的就是吹奏好一首曲子，送那些闭眼蹬腿的家伙们早登极乐世界。

一直以来，这种工作都被人看做是下九流——毕竟，吃死人的饭，挣死人的钱，这怎么也说不上光鲜。可在他们那个年代，能够吃饱一顿饭，那就算是万幸了，谁还顾得上给饭吃的是死人还是活人。爷爷身边的大多数搭档就是这么人的行，可爷爷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，却与他们有些不同。

1936年，爷爷十三岁。据说当时外面的世界到处酝酿着战火，可隔着千山万水的重庆，似乎还没有什么不祥的预兆，人们的生活依旧不痛不痒。

那是个夏天，天气出奇地炎热。天色还未大亮，热气就已经笼罩了整个山沟，生生将人从睡梦之中“蒸”醒过来。

一大早，爷爷就随着曾祖父一起到附近的山沟里采煤。那个时候爷爷家里很穷，如果不去地主家做工，所有收入除了那贫瘠的土

地之外，就只有靠着几公里之外那个小山沟里开采出来的煤渣了。每天早上，爷爷和曾祖父天不亮就起床，带着曾祖母准备好的食物出发。运气好的话，一天能开采出半箩筐煤渣，那就基本足够一家人吃一天的稀饭了。不过光是开采还不能交差，等煤渣凑齐了两担之后，爷爷还得跟着曾祖父一起担着煤渣到县城里去卖。

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爷爷顺便跟我说起了一件卖煤路上遇到的怪事儿：

一天凌晨，约莫三点，爷爷就被曾祖父从床上拉起来。曾祖父分了一半的煤渣给爷爷，爷儿俩就借着皎洁的月光沿着石板路往县城里走去。

从县城到老家，现在已经通了柏油路，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。那时步行，我想至少也要四个小时。

爷爷说，那天的月光特别地亮，照在山路上，就跟白天一样。爷爷跟着曾祖父一路踩着蜿蜒的石板朝前走。因为爷爷赖床耽搁了时间，曾祖父一直在前面骂他。当年的爷爷脾气很倔，曾祖父越是骂，他就越是不服气。当曾祖父停下来歇气的时候，他就干脆走到了前头。

爷爷一边走，一边在心里暗骂。那个年代的穷人多半是没有什么文化的，再说，十来岁的孩子也不懂什么忌讳，一直嘟囔着骂曾祖父的娘。可就在他闷着脑袋走了大概一百米不到的时候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副怪异的景象。那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的眼睛一点儿也睁不开了，视线里的那道白光像是夹着针一般，刺得他的眼睛生生作疼。

就在爷爷觉得他的眼睛快要一下子爆开的时候，那道光突然弱了下来。爷爷缓缓睁开眼来，只见距离他的脚边不到三米的地方，



有一块石板在月光底下闪着银光。爷爷一下惊呆了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银色的石板。

那是银子吗？爷爷的脑子里像是开出了一朵花。他蹲下身去，正要去摸那块石板，不料石板突然变成了一只兔子，活了！

爷爷被吓得大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到了冰凉的石板上。曾祖父应声走上前来，见爷爷已经傻了眼，曾祖父也发现了那只兔子。曾祖父阅历丰富，他伸手捂住了爷爷还在喘着粗气的嘴巴，把中指竖到嘴边，示意他不要出声。

对面的那只兔子直愣愣地望着两人。曾祖父慢慢蹲下身去，伸出手要去捉它。不料爷爷这时缓过神来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好肥的兔子，老子要吃了你！”

那兔子被爷爷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咧着龇牙地对着两人。正在两人发愣之际，它一转身就蹦到山沟里不见了。

因为这件事情，曾祖父没少骂过爷爷。相传，这种兔子是天宫中掉下来的银器，如果能够捉到它，以后一家人的吃穿都不用愁了。可这绝好的机会，让爷爷给搅黄了。

爷爷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没心没肺地笑起来。

言归正传，那天爷爷照例跟着曾祖父外出采煤。到中午的时候，曾祖母到矿地上来叫曾祖父和爷爷回家，说是家里来了一位曾祖父的挚友。

得知其名后，曾祖父二话没说，就收起锄头和铲子带着爷爷回了家。那天是爷爷第一次见到这个人，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他后来无比崇敬的师傅，也不知道正是这人，带他走上了一条不平凡的路。



第一章 拜师

☆☆☆

我的老家在重庆江津，当时还隶属四川省，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县城。老家的房屋是老式结构，有点儿北京四合院的味道，中间一座大堂屋，左右两边分布着几间卧房，都是用泥土和瓦片砌成的。

那天，爷爷扛着锄头和铲子，跟着曾祖父回到家，刚从大堂屋对面的那个水塘边走进院子，就看见堂屋中间坐着三个人。其中两个中年男子端着茶盅坐在正中央，脸上都蓄着胡须，约莫四十出头。而在两人旁边，有个毛头小子坐在地上，爷爷跟他甚是熟悉。他和爷爷一起穿着开裆裤长大，是张家最小的儿子。因为他非常调皮，这一带老老少少的人都认识他，大家也弄不清他的名字，只管他叫张七。

曾祖父一进屋子，就跟两个中年男子寒暄起来，无非是一些嘘寒问暖的闲话。爷爷从两人谈话的过程中，得知两人的姓名，个子稍高的那个姓喻，名广财，另一个则叫李伟，是喻广财的大徒弟。

爷爷在曾祖父的指示下，跟两个长辈问了好，然后就拽着张七跑出了堂屋。难得能有一天空闲，两人当然要玩几个痛快。

走到屋子前的那个小池塘边上，张七突然停下来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你认识你们家里来的那两个大人不？”



“不认识。”爷爷摇了摇头，“他们好像跟我老爹很熟。”

“他们厉害得很！”张七似乎话里有话。

爷爷知道张七是个扯淡的能手，没有在意他的话，说道：“那当然，我老爹都这么厉害。”

“去你的，你爹不过就是巴掌厉害，一巴掌可以扇肿你的脸巴子。”张七指着爷爷脸上一小块淤青笑道。

爷爷像是被他戳到了软肋，意识到这的确是件丢脸的事，于是岔开话题问道：“那你给说说，他们怎么个厉害法？”

“对面李家湾的那个池塘你知道吧？”张七低声问。

爷爷点了点头。李家湾离家里不远，以前还没被曾祖父拉去干活的时候，爷爷去过那边两次。那个池塘的主人叫李怀恩，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地主，池塘里养着各式的鱼，又肥又大。

“今天我跟你们家老三去那边玩，看李家没人，家里的狗也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，我们就到池塘里抓了条鲤鱼，然后在下面的竹林里烤来吃了。”张七说起来还有点儿意犹未尽，吧嗒着嘴巴。

爷爷也被他的样子感染了，肚子“咕噜噜”地叫起来。

“结果老三那小子好像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，鱼还没熟就抱着啃，吃得太快，让鱼刺给卡住了。”张七说，“我给他舀了一大瓢水，可不管怎么灌，那鱼刺就是下不去，当时也把我给急坏了。你也晓得，你老爹就喜欢老三，要是因为我偷偷给他鱼吃，把他卡出毛病来的话，那我肯定要被他打死。”

爷爷四处张望了一圈，也感到奇怪，平日调皮的老三今天倒是不见了踪影，刚才进屋也没有看见他。

“后来，我就去家里拿了一块馍馍，分了一半给他，那可是老子的晚饭，”张七明显很不甘心，“我让他不要嚼烂，一口气吞下

去，结果他一鼓眼，馍馍是下去了，可鱼刺还卡在喉咙里。当时血都出来了，老三被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结果这个时候，那两个大人就从竹林下边走了上来，看见老三在哭，一问才知道是你们家的娃娃，就赶紧带着他进了门。当时也没有跟你妈多说什么，就吩咐她端一碗水出来。那个高汉从包里掏出一张符纸，两根手指头一夹，念了一段不晓得是什么怪啦吧唧的话，那张符纸就烧了起来，它烧得差不多了。那些灰烬掉了大半到碗里。那个高汉就端起那碗水，又眯起眼睛一阵瞎念。念完之后，他把那碗水递给你妈，让你妈喂老三喝掉，分三口喝完。我想啊，当时老三肯定是被吓傻了。他按照你妈的指示，分了三口把碗里的水灌进了肚子里，妈的，那里面全是灰！”张七说完，一脸的吃惊。

“那结果到底怎么了嘛？”爷爷催问。

“呵，怪就怪在这里，老三把那碗水往肚子里一倒，没过多久，全好啦！”

看着张七一脸崇拜的表情，爷爷的倔脾气又开始发作了。他说：“这有什么，可能你之前给老三喝的水、吃的馍馍就已经把那根鱼刺顺下去得差不多了，那碗水碰巧而已，哪有那么神！”

说完，爷爷拔腿就朝屋子里跑去。

☆☆☆

爷爷绕过堂屋，推门进了卧房。三爷爷还躺在那张牙床上，半个脑袋挂在床沿上，看样子已经睡着了。

这时候，曾祖母走进来，搭着梯子准备去取挂在房梁上的那块腊肉。那块腊肉是曾祖父凑了好久的钱才买到的，说是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，每天爷爷和三爷爷就站在房梁底下，对着它流口水。



所以，当爷爷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立即上前拦住了曾祖母：“不准取，这个是留着过年吃的！”

曾祖母是出了名的好脾气，她放下梯子，对爷爷说：“老大，外面的那两个客人是家里的贵客，天上地下知道的可多了，人家大老远的来一趟，一来就帮了这么大忙，取出了老三喉咙里的鱼刺，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忙少不了要被村子里的贼大夫敲一回。咱们应该感谢人家。”

爷爷一听就来了气，嘟着嘴说：“那也不行，以后过年咱们就没有肉吃了，我一看那两人就是来混吃混喝的，一点儿都不老实。”

“你怎么说话的呢?!”曾祖母很少发脾气，见爷爷被吓着了，又马上软下了语气，“今天晚上咱们把它弄来吃了，就当过年。”

爷爷知道母亲是疼爱他的，那种爱很少言语，可全都藏在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眼神里，只有懂的人才能体会得到。爷爷让开了身子，开始在心里暗骂堂屋里的那两个大胡子。

晚上正要开饭的时候，张七从大坡上下来了。他说是闻见了肉的香味，立马就飞奔下来。说实在话，张七住在大坡顶上，距离爷爷家的位置少说也有几百米远，所以直到现在爷爷都没有想清楚，张七是怎么闻到这阵肉香的。

三爷爷睡醒了，还记得白天的事，非说是张七害得他被卡的刺，不让他上桌子。三爷爷虽然年纪小，可也知道，要是多一个人吃，那自己就会少吃很多。曾祖母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一边劝说三爷爷，一边让张七上桌来。曾祖母说：“老三，这么多你吃不完，不然妈妈把自己的那份给张七好了。”

此话一出，曾祖母硬是没有再夹过一块肉。爷爷看在眼里，心里急了，把自己的肉分了一半给曾祖母。一旁的两个大人连夸爷爷

懂事，说得曾祖母一个劲儿乐呵呵地笑。

曾祖父说：“懂事个屁，脾气跟驴一样！”

“老胡你这就不对了，这年生的土地皮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一天能吃饱两顿饭已经很不容易，看这家里的腊肉，不用问也看得出已经挂了很多天了，不晓得他们多久才能吃上一顿，就这种情况，他还能想到母亲，要是放在几十年前，咱们小的时候恐怕也很难做到吧。”那个叫喻广财的高个子说话的时候，目光一直没有从爷爷的身上移开。

曾祖父听了，双眼一亮：“喻师傅，你真的看得上他？”

喻广财抿了一小口广柑酒，眯起了眼睛，很明显他听出了曾祖父话里的意思：“我是有心的，倒是不知道你这孩子有没有意。”

曾祖父转身朝爷爷一声呵斥：“还不赶快给师傅磕头！”

爷爷听得莫名其妙，什么师傅不师傅的，到现在他还没跟这人说过一句话呢。于是，爷爷说：“不磕，我连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！”

“你磕不磕？”

曾祖父站起身来，抬起手来准备一耳光扇过去，却被喻广财伸手拦了下来。他说：“拜师收徒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，你这一巴掌下去，起不了任何作用，不如让我来跟他讲清楚，呵呵。”

原来，喻广财是这一带有名的“走江湖”的。“走江湖”是他们这行人的别称，说白了，就是送死人归天。喻广财有一个专门的丧乐队，里面吹拉弹唱的大概有七八个人，喻广财一般不参与其中，他的工作就是做法事，让死者安魂，活者避灾。而一旁的这个叫李伟的就是喻广财的大徒弟，有时候会代替喻广财做一些法事，不过他能做的也就是那种正常死亡的法事，如果死者有冤，或者死因不



明，那还是要喻广财亲自操刀。这一次，他们之所以会来，就是因为李家湾地主家的儿媳妇客死异乡，要过来主持丧礼。

喻广财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外面灌进来一阵风，把房间里微弱的灯光给吹灭了。曾祖母听得有些害怕，连忙将油灯点上。

“我才不信呢，人死了就烂在泥巴里，这有什么好讲究的。”爷爷说道。

喻广财笑了笑，说：“其实这世界不外乎阴阳二界，活人在阳，每天织衣耕作，以食物为生。人死入阴，化作无形，与黑夜为伴，连走路都不带声儿的。”

爷爷看着喻广财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还是不信？”喻广财问道，然后从包里掏出一个罗盘，借着灯光看清了上面的指针，然后低声说道，“不瞒你们，这个院子里就有阴界之物。”

“你是说，这个院子里有……脏东西？”曾祖父问道，最后三个字拖得很长，生怕触犯了什么。

喻广财依旧是笑着，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他说：“小兄弟，你还是不信吧？很简单，咱们可以试上一试。”

爷爷听了，仰着脑袋说道：“哼，试就试，要是真有，我把我所有的肉都给你吃。”

“好！”喻广财的声音特别爽朗。说罢，扭头对一旁的李伟吩咐，“你去准备东西，给你这个未来的师弟开开眼。”

李伟应声出门。

☆☆☆

大约十分钟之后，李伟推门进来。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

他去了什么地方，脸上弄得脏兮兮的。三爷爷看了他一眼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露出两瓣缺掉的门牙。

李伟没有理会，俯身到喻广财耳边说：“准备好啦。”

随即，喻广财的脸上展出笑容来。他说：“小兄弟，咱们现在开始？”

爷爷其实是心虚的，可他这一辈子虽然穷，身上的倔劲却比谁都足。他哼了一声之后，就甩开门，迈出那道高高的门槛。

走进院坝，借着月光，爷爷看清了摆在院坝里的东西。一张小凳子摆放在正中间，周围用石灰撒了一个圈，刚好圈住了小凳子，白色的石灰上还有一道暗色的印记。而在凳子的正前方两步不到的位置，竟然有三块瓦片，两边各竖一块，中间头顶盖上，搭成一座屋子的模样。想必之前李伟就是为了这三块瓦片，弄得一脸灰土的。

爷爷不知道这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，心想这玩意儿也能让我见到那东西？

这时，喻广财走上前来，拍着爷爷的肩膀：“小伙子，待会你就坐在那张小凳子上，双手平放在膝盖前，坐相越端正越好，然后把眼睛闭上，接下来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乱动，更不要睁眼，如果你听到有人跟你说话，你就闭着眼跟他对答。等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会开门出来叫你的。”

爷爷冷冷地应了一声，二话没说就迈进了那个石灰围着的圈子，然后正身在小凳子上坐了下来。

曾祖母还有些不放心，扭头问喻广财：“喻师傅，这样会不会出啥子问题撒？”

“你放心吧，只要他按我说的做，一定没事的。”说着，喻广财就嘱咐其余的人进屋子。



张七走在最后，他的样子非常好奇，只恨不得这个坐在凳子上的人是自己。一走开两步，他又回转身来，低头对爷爷说：“待会儿回来记得给我讲讲是什么感觉啊。”

爷爷没有去答理幸灾乐祸的张七，连连挥手让他闪一边去。

等到张七进了屋子，爷爷只听见身后“吱呀”一声，房门被关上了。那丝微弱的光线被硬生生地挡在了厚重的木门后面，爷爷倒吸了口凉气，回过身来，慢慢闭上了双眼。

那个时候的夏夜，一到了晚上就开始变凉。原本这个院子就坐落在一个低洼处，只要有一股凉风灌进来，就会不停地在这沟里回旋，翻得附近茂密的竹林沙沙作响。

在那张凳子上坐了差不多五分钟，爷爷一直没有睁眼，也没有乱动，可周围除了风声和一些小动物的吟叫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在心里暗想，这个喻广财肯定是在耍自己，以为让我在空无一人的院坝里闭着眼睛坐上一段时间就会被吓住，这简直是小看了我！

爷爷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脑子里突然来了睡意。而就在这时，他竟然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，从屋前的竹林里越传越近，那声音听上去轻飘飘的。踩过那片布满竹叶的小路，一路走了过来。在屋前那个小水洼旁，脚步声突然没有了。

爷爷并没有感觉那脚步声的主人要走远，对方不过是在水洼的角落上站着，说不定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

那脚步在停顿数秒之后，朝着爷爷走了过来。爷爷紧闭着眼睛，心剧烈地跳着，让他忍不住要用咽唾沫的方式来缓解，可很明显，这样的方法难以起到根本性的作用。那脚步声飘到了爷爷面前，停了下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爷爷问道，他谨记着喻广财的话，没有睁眼。

那脚步的主人像是听到爷爷的问话，扑通一声跪倒在爷爷面前。随即，爷爷的耳边传来一阵阴柔柔的女声：“土地爷，小女子不知这是您的山头，多有冒犯，请您见谅。”

土地爷？爷爷被她的话给弄蒙了。难道凳子前用瓦片搭建的是土地庙？这样想着，爷爷的底气一下子就足了。

爷爷微微一笑，声音变得更加有力：“我是问你是谁？”

听到这话，女声变得有些紧张：“小女子姓李，生前就住前方不远处的李家湾，这次客死异乡，走了七天才到了家，请土地爷借条路过。”

“借路过本不是什么大事，可你到了此地又不来祭拜本神，你是何居心？”爷爷问道，这期间他多想睁眼看看面前这个孤魂，可这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游戏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大难临头。于是，他只好照着喻广财的意思牢牢地闭紧眼睛。

“实话告诉您，我生前就住得不远，也不曾记得这里有座庙宇，想必是有人新请您过来镇山，小女子之死本有蹊跷，这次回来一则为了弄清此事，二则想见见我的儿子。”那个女声哽咽起来。

“鉴于你并不知情，我也不追求你的过错，你既有事，就请速去速回，切记不要惹是生非。”爷爷胡乱在脑中寻出一堆戏文的唱词，一板一眼地略带稚气地说完，又钻出了另一个问题，他问，“你还记不记得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呜呜……”她的哭声显得无比悠远，像从一口深井里发出来的，“我只记得，当日我与少华一同去天津，说是要见他的一位朋友，当天吃完了饭，我们一起回饭店，结果睡到半夜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醒了过来，当时房间里很黑，我看不见，谁知我正要起身，一只手就捂住了我的口鼻，之后我就什么也记不得了。”



爷爷听完，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说：“看来果然是有冤情，我这里就姑且放你一程，你去吧。”

爷爷说完，她没有再出声。爷爷只听见她起了身，刚迈出两步，又停了下来。

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不走了？爷爷一头雾水。

这时，他听见那个女声呵斥了一声：“你不是土地公，你是谁?!”

声音一落，爷爷就感觉她快步上前来，一只冰凉凉的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爷爷用尽力气想要喘气，可肚子里的气一到脖子就给卡住了，困难地发出几声呜咽。

渐渐地，他感觉脑子越来越空……

☆☆☆

此刻，院子外的竹林里枝叶涌动，好似整个山间的植物都活了一般。爷爷心想，反正这下都玩完了，不如睁眼看个究竟。他用力将双眼眯出一条缝来，视线里迷迷糊糊的，身后传来一阵“吱呀”的声响，一道刺眼的光线铺满整个院落。就在这时，爷爷胸腔憋足的那口气一下就从脖子通了上来，那掐住他脖子的双手不见了。

爷爷剧烈地咳嗽着，当他稍稍平静下来时，曾祖父等人已经站到了他的面前。

“峻之，你没事儿吧？”曾祖母一脸担忧地扑上前来，一把将爷爷揽进了怀里。

爷爷差点儿被曾祖母憋得出不来气，好不容易才从她的怀里挣脱出来，他喘着粗气说：“好不容易从女鬼手里逃脱了，现在你又来!”